

# 藍 花

趙景深 合譯  
洪北平

上海新宇宙書店版

PANUR

藍 花



~~1011598~~

上海图书馆藏书

1928 9 10 付 掛

1928 10 20 初 版

1—1500 冊



實價大洋三角八分

## 目 次

一片麵包 (Coppee) .....	1
鏡子 (Mendes) .....	11
被棄的兒子 (Maupassant) .....	19
小酒桶 (Maupassant) .....	31
石人 (Barbusse) .....	41
馳名的起花 (Wilde) .....	51
麗絲白 (Kipling) .....	69
狂風 (Dunsany) .....	77
不快樂的身體 (Dunsany) .....	81
一生的五個贈品 (Mark Twain) .....	87
藍花 (Van Dyke) .....	93
天然的障礙 (Strindberg) .....	99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9303B

## 一片麵包

少年公爵哈狄豪帶着他的愛馬勃勒柯在愛克斯地方遊憩。因為勃勒柯上一次賽馬着了風寒，那地方的水於他的病相宜。那一天公爵在早餐桌上看晨報，得着法軍在雷蘇芬戰敗的消息。他吃完了早餐，隨即叫侍者收拾行李，兩點鐘後，他到了巴黎；隨即跑到募兵處，註了冊，編入聯隊，做了武裝衛國的男兒了。

他的聯隊屬於弗腦野軍團。他和他的夥伴擔任布魯耶堡的守衛。這堡掩護着畢賽透砲壘，在軍事上很重要。但那是一個很荒涼的地方，路上叢生着雜草，還有陷入土裏的轍，一直通過旁邊田裏。路口有一個破敗的小旅店，他們軍隊就駐在這小

旅店裏邊。

幾天以前，他們纔克復那地方。那些樹皮上還留着彈傷的白斑痕。有些小樹竟被擊倒了。房子的屋頂被開花彈炸碎了。那牆似乎被血洗過一般。加之四周荒涼殘敗的景物，令人回想前此戰事的酷烈。在这一切之上，還有那濃雲密布，可厭可怕的冬天蓋着。

哈狄蒙站在這小旅店門口，動也不動，槍掛在肩上，帽子蓋到兩眉，兩手插在紅色褲子的袋內，全身在羊皮大衣內微微的抖擻着。他兩眼向着前面一帶小山，時常一陣火光煙焰過後，接着便聽到砲聲。

他忽然覺得餓了。便彎下腰去，從他倚在近旁牆上的行囊中取出一塊軍用麵包。因他的小刀子丟掉了，他就咬了一口，在嘴裏慢慢的咀嚼。

那麵包又硬，味兒又不好，他吃了幾口就夠了。但是次日早晨纔有新鮮麵包可得呢。這真是一種難堪的生活；他回想起以前的早餐，那是他所謂合於衛生的，一盤肉片或是牛酪蛋，還有一瓶上好

的陳酒。那種生活同現在比起來真是相差太遠了。他一時不禁將那餘下的麵包向地上摔去。

適當那時，小旅店中走出來一個兵士，看見那地上的麵包，便停住了腳，將他拾起來，用袖口揩了，送到口中吞食。

哈狄蒙見了這樣，自己反覺得很可羞。再看那可憐的人，却是一個高大的少年，相貌很醜劣，紅邊的眼睛，蓬亂的髭鬚。兩肩瘦削聳起。他問那軍士道：“你很餓嗎？”

那軍士嘴裏含得滿滿的答道：“你說得不錯。”

哈狄蒙道：“請你勿怪。我若知道你愛吃這麵包，我就不摔他了。”

那軍士道：“這不要緊，我是不拘小節的。”

哈狄蒙道：“我自己怪自己罷了。但我也望你對於我沒有什麼不滿纔好。我罐內還有些白蘭地讓我們喝一點罷。”

他們各喝了一口酒，便談起來了。

那軍士問道：“你的名字叫什麼？”

那公爵回道：“哈狄蒙，”却沒說起他的爵位。



轉問道：“你的呢？”

那軍士答道：“我叫金悅透——我纔到這隊裏——我不久纔從病院出來的——我在却替廊受了傷——啊！還是在病院裏好，在那裏他們拿馬肉羹給我吃，但是我只有些微一點傷痕，那少佐竟叫我退伍了。這却於我大大的不利。我現在又要來挨餓了。朋友，你要相信我，老實說，我挨餓挨了一輩子了。”

哈狄蒙聽了這話，很爲驚詫，因爲他適才還想着自己以前豐美的肴饌呢；臉上便現出極奇異的樣子向着他的同伴。那軍士苦笑着。面帶飢色，露出那同病臉一般白的牙齒。又向哈狄蒙道：“來，我們可以一塊兒走走，使我們的脚暖和暖和，我還有些話要告訴你呢：——我早年的身世一概不得而知，但知我叫金悅透。我是一個棄兒。生平最不能忘的，就是幼時在育嬰院裏的愉快生活。我們寢室裏小床上全鋪着白布。我們在花園裏大樹底下頑耍。有一個慈愛的姑娘帶着我們。伊很年少，臉色蒼白，像臘一般。嗣後伊得肺病死的。伊很喜歡我，

我也寧可同伊一齊走，不願同那些孩子們頑。伊常常拉我到伊面前，拿伊溫暖的瘦手放在我的額上。但是我到了十二歲，便與貧苦爲緣了。那經理人把我送到聖甲開地方一個補椅匠那裏做學徒。這不是一種職業，你知道的，這不能靠着謀生。那補椅匠也不過常在盲人院教那些盲童罷了。我在補椅匠那裏就常受餓了。那補椅匠和他的妻都吝嗇得可怕。他們每餐把麵包切成很小的片子分給我們，平時多鎖將起來。他妻盛湯的時候，盛一杓出來便嘆一口氣。除我以外還有兩個學徒都是盲童。他們比我好一點，因爲他們看不見補椅匠的妻子分食給我們的時候那副可怕的面孔。我於是就常常的挨餓了。你想這是我的罪嗎？我却在那餓鄉中過了三年。其實這種手藝一個月便可學會了。那經理人却不理會這些事，也不問那些孩子受着苦。唉！你適纔見我在泥地上拾起那麵包以爲詫異嗎？我以前常常這樣呢！拾到那又硬又乾的，便浸在盆子裏過一夜再吃。有時拾到學生們散學出來丟在路旁的麵包只咬去了一點的，這便是意外之喜了。我被

師父派出來做事之時，便常到那些地方去搜尋。此後我不做補椅子的事了，這實在不能靠着養活自己。我又做了許多事，因為我是要做事的。我做過石工，商店夥計，做過擦地板的，什麼事都做，做過。但是得件事做卻也不易。我常常失了位置。總之，我都沒有吃飽的時候。天呀！我常走過麵包店的時候，真餓得發狂！那時我常想起那育嬰院裏慈愛的姑娘，還覺伊溫暖的瘦手放在我的額上。我到了十八歲便從軍了。你知道的，當騎兵還可以夠吃。但是此地，我真好笑，却如在圍城之中或是荒年一般。你看，我不說謊，我纔對你說的，我竟永永的挨餓罷了！”

哈狄蒙本有慈善的心腸，聽了他這一番話，很為感動，兩眼已滿含着同情之淚了。幸而他是酒後，還有晚風吹着，沒有滴下來。他於是和氣很親熱的說道：“金悅透，若是戰事延長下去，我們將來可以常會到。我想，我或者有什麼地方可以幫助你。現在麵包既然沒有買處，好在我每天口糧却比我食量多了一倍，我們可以分來吃罷。”

他們於是誠懇的握了手。天晚了，他們回到小旅店內，那裏有十二個軍人睡在草上。他們也就靠着躺下，一會便睡熟了。

半夜裏金悅透醒來，也許是餓了。晚風將雲吹散了，那月光從屋頂一個洞裏射了進來，照在那少年公爵的臉上，他正是酣睡着。金悅透想起他慷慨義氣，看着很為敬愛。忽然隊長開了門進來叫喚五個人，因為他們輪着前哨守衛。哈狄蒙却在這五人之內。但是叫到他的時候，他并未醒。那隊長又叫道：“哈狄蒙起來！”

那時金悅透便起來說道：“若你願意，隊長，我將代行他的職務。他睡得這樣熟——我是他的夥伴。”

那隊長道：“只要你願意。”

那五個人離開了，鼾聲又起了。

半點鐘後，近邊忽然起了砲火聲，將那沈寂之夜驚破。各人立刻爬起，拿着槍跑了出來，在月光之下，很留神的沿着道路巡過去。

公爵問道：“什麼時候了？我今夜還輪着班

呢。”

答道：“金悅透代你去了。”

當那時看見一個兵士氣急敗壞的跑向他們來了。他們問道：“怎麼一回事？”

那兵士答道：“普魯士人攻擊我們了。我們退向堡裏去罷。”

又問道：“你的同伴呢？”

答道：“他們都來了——但是可憐的金悅透。”

哈狄蒙叫道：“他在那裏？”

答道：“頭上中了一彈——沒說一句話便死了！——可憐！”

去年冬天有一晚兩點鐘的時候，哈狄蒙公爵出了俱樂部，和他的鄰人沙奈斯伯爵一同回家。公爵輸了幾百魯易，微微覺着一點頭痛；便向沙耐斯道：“若你願意，我們可以步行回去罷。我想吸點好空氣呢。”

沙耐斯道：“若你高興，我也可以。”

他們回掉了馬車，將外套的領子翻轉來，便向

回家的路上走去。忽然哈狄蒙踢着了一個東西在他面前滾着，看時，原來是一塊麵包在那地上。他於是將那麵包拾了起來，用手帕揩了，好好的放在路燈光下一張凳上。沙耐斯看見他這樣，很為奇異，笑道：“這做什麼？你瘋了麼？”

哈狄蒙聲音微微的抖着答道：“這是紀念一個可憐的人，他因我而死的。不要笑，朋友，這使我很難受呢。”

(洪北平譯)

此  
页  
空  
白

## 鏡 子

從前有一個國度裏沒有鏡子。並不是本來沒有鏡子，凡國裏所有鏡子，受王后的命，多打碎了，銷毀了。若在人家查出一小片鏡子，王后決不寬饒，必用嚴刑處死這一家人。

這樣荒謬的事情，其中有甚麼秘密呢？原來王后生得奇醜。她不願見她自己的面貌，也不願別的婦女看見她們自己美麗。她們固然可以向溪水湖邊顧影，代替鏡子，但是王后早已豫防到此了，用石板將溪湖蓋了起來，用水多從深井汲取，深井的水面是看不見的，並且只許用淺盆盛水，高桶也不許用，因為水深了便可以有反映作用了。

這種不幸的事，有姿色的婦女最覺得痛苦。試



問美人怎麼能離了明鏡呢？

那王后卻毫無一點慈悲心腸，以為她們沒有鏡子的苦惱，正與她照鏡子的苦惱一樣，心內很覺滿足。

城外村中有一個女郎，名叫解莘塔。她雖沒有鏡子，卻有一個情郎名叫法倫廷；她的情郎覺得她美，並告訴她如何美，這不是與鏡子一樣嗎？

解莘塔問道：‘告訴我實話，我眼睛的顏色怎麼樣？’

‘你的眼睛像帶露的琉璃花一般。’

‘我的皮膚不十分黑麼？’

‘你的額比新落的雪還要白。你的兩鬢好似玫瑰花一般。’

‘嘴唇又如何呢？’

‘櫻桃在牠旁邊就失了色了。’

‘我的齒你還願說麼？’

‘米粒也沒這樣白啊。’

‘但是我的兩耳可覺得醜麼？’

‘即是兩個美麗的貝殼在你鬢內。’

如此這般的問下去，她越快樂，他越說得起勁來媚她。她樂於聽稱贊她的話，他也樂於看她。他們的愛情，於是乎一度一度的增加了。等到他求婚的那一天，少不得她臉上紅了一紅，這一紅卻不是含着怒呢。

不幸，他們這件喜事的消息傳到王后的耳朵裏了。他的唯一快事就是別人苦惱，像解莘塔這樣美麗，那是格外的了。

當他們結婚之前，有一天薄暮，解莘塔在園中閒步。來了一個討化的老婆子。這老婆子看見了解莘塔，大驚小怪的叫了一聲，向後便退，如同脚下踹着了蝦蟆似的，喊道：‘天啊！我看見甚麼了！’

解莘塔道：‘怎麼一回事，我的媽媽？你看見甚麼？可以告訴我。’

那老婆子道：‘我看見一個最醜的東西’

解莘塔天真爛漫的帶着嬌色說道：‘然則你不是看的我。’

老婆子道：‘呵呀！是的，我的可憐的孩子就是你。我活在世上也長遠了，還沒有看見像你這般的

醜人呢！’

解莘塔道：‘甚麼！我醜麼！’

老婆子道：‘過於我能說的百倍呢。’

解莘塔道：‘但是我的眼睛——’

老婆子道：‘即是污穢的灰色。但是這還不妨事呢，若不是一種不規則的斜視。’

解莘塔道：‘我的顏色——’

老婆子道：‘你的額和兩鬢好似塗了煤灰。’

解莘塔道：‘我的嘴——’

老婆子道：‘是枯得褪了色，與殘花一樣。’

解莘塔道：‘我的齒——’

老婆子道：‘若是齒以黃而大爲美呢，那就再美也沒有了。’

解莘塔道：‘但是，最少罷，我的耳——’

老婆子道：‘那是如何的大，如何的紅，如何的醜，在你粗亂的頭髮裏邊。我是不好看，但是我若像你這樣醜，老早的就要羞死了。’

卽老婆子背完了王后所教的話，嘎着喉嚨笑了一聲，蹣跚的走了。剩下可憐的解莘塔伏在蘋果

樹下，哭得和淚人兒一般。

可憐的解莘塔沒有法子可以安慰她的痛苦。不住的說道：‘我是醜——我是醜。’

法倫廷發嚴重的誓向她證明，慰解她，她只是不信。說道：‘讓我一個人罷，你是出於慈悲的虛偽，我明白了，你並不愛我，只是可憐我。那老婆子也沒有甚麼好處要欺騙我。這是實在的——我是醜。我不知他如何能忍耐着見我。’

法倫廷遠近請了許多人來破她的迷惑，人人總說解莘塔是天生來悅人目的，就是婦女們，雖然她們熱情差些，也都如此說。但是這可憐的孩子固執的自信，以為她是一個可厭的東西。當法倫廷請她定結婚日期，她喊道‘我，你的妻！決不！我愛你，我決不給一個如此的醜妻子來累你。’那可憐的法倫廷，愛情如此的濃，他的失望可想而知了。

他能怎麼樣呢？唯一的方法就是拿一面鏡子給她照一照，證明那老太婆的謊話。但是不能，國中的工人也萬不敢違了王后的命，造一面鏡子去討死。

那失望的情人說道：‘罷了，我們只有到宮裏去求王后。她陛下雖然嚴厲，不能不爲解莘塔的淚與美所動罷。他也許要取消這不近情理的禁令。’

要解莘塔同他到宮裏，却也不容易。她不願自己出面，并問要鏡子有何用處，徒然使她感受更深的痛苦。後來他哭了，她心纔軟了，允許他，使他安慰。

那狠惡的王后問道：‘怎麼一回事？這是甚麼人？他們要甚麼？’

法倫廷道：‘陛下，有一個天下最不幸的情場失意人在你面前呢。’

王后道：‘你以爲有甚麼正當的理由來煩擾我？’

法倫廷道：‘求陛下的憐憫。’

王后道：‘我能做甚麼關於你情愛的事呢？’

法倫廷道：‘若你允許一面鏡……’

那王后站了起來，氣得發抖，咬牙切齒的道：‘那個敢向我要鏡子！’

法倫廷道：‘陛下不必動怒，求你聽我的下情。’

你面前這個可憐的女郎，你看如何鮮豔。却成了一個奇怪欺惑的犧牲。她想像她自己是貌醜的。’

那王后冷笑道：‘好啊，她是不錯。我沒有看見再醜的了’

解莘塔聽了這殘酷的話，她想她要羞辱死了。這是毫無疑惑了，她必是真醜。她眼睛閉了，忽然倒在階前。

法倫廷卻大聲喊了起來，說王后必是瘋了，纔說這樣的謊話。侍衛上來捉住他，王后指揮劊子手上前，——這是時常在殿上侍候着的——指着法倫廷說道：‘盡你的責任。’劊子手舉起他明晃晃的斧子。正好解莘塔睜開眼睛，走上前來。只聽見兩聲叫喊——一聲是解莘塔的歡呼，她在鋼斧閃光中照見她是真美——一聲是王后的悲啼，她也看見她自己所不願看的面貌了。（洪北平譯）

此  
页  
空  
白

## 被棄的兒子

“我想你必是瘋了，吾愛，在這樣天氣到鄉村去散步。這兩個月以來你常有些奇怪意見，拖我到海邊來，不管我願不願。我和你結婚四十年以來你從沒有過這樣幻想啊。你也不和我商量，偏生揀了費坎勃這沒有趣味的地方。你向來足力不濟的，現在竟是發了狂一般的天天要散步。這樣熱的天氣還只是不願。請旦勃律和你去罷，他向來要滿足你的幻想的，我要回去打個盹兒了。”

麥丹戴克道轉過來向伊的老朋友說道：“麥西歐旦勃律，你願和我走走麼？”

他含笑着鞠了一躬十分懇勸的說道：“你隨便到那裏，我總願意奉陪。”



“很好，你們去受暑氣去罷。”麥西歐戴克道說罷，就回旅館去了。

那老太太和伊的老朋友隨即出發。走不多遠，伊緊握住他的手，說道：“究竟呢！究竟呢！”

“你可是瘋了，”他低低的說，“我說你定是瘋了，想想你所處的危險。若是那個人——”

伊驚起來道：“呀！享利，說到他的時候，不要說‘那個人。’”

“很好，”他搶着說：“若是我們的兒子猜着了些，若是他有點疑惑，他將要得到你，他將要得到我們在他的手裏。你四十年沒有見他。今天你怎麼樣呢？”

他們依着那海邊的路走了好一會，又從右首轉向愛屈塔走去。日光之下，那白茫茫的路在他們面前，他們却慢慢的在酷熱中走。伊挾着伊老朋友的臂，凝神望着前面好一會，說道：“如此你沒有再看見他了麼？”

“沒有，決沒有。”

“這是不能設麼？”

“我的親愛的朋友，我們不必再談這個了。我有了妻子與兒女，你也有了丈夫，我們總應當怕別人的議論。”

伊沒有回答。伊想着伊以前的愉快以及那時候的悲痛，又想起他們早年的交情。一件一件事都上心頭，——他的笑容如在目前，他常在路上望着伊一直等伊進了門。如何快樂的日子啊！這是伊一生最甜美的時光了！只是過得這麼快！

伊又想到伊受的科罰——真痛苦呵！

在這向南的大路上，伊的苦難與恐怖關着伊在一個園中孤寂的小屋內，在地中海邊，伊不敢離開。伊記得伊消磨長久的光陰，坐在橘子樹下看着圓的紅的果子在綠葉裏。微微的海風吹過牆來，又聽見波浪打着汀磯。伊常想出來到海上去。伊夢見汪洋的海面燦爛着在日光之下，還有小船上的白帆，還有遠山在地平線上。但是伊不敢出門，恐怕有人認識伊。一天一天的等着！那煩惱苦悶的日子！那可怕的一晚！伊忍受如何的困難！伊如何的呻吟！如何的叫喚！伊還能看見伊情人灰白色的

臉。伊的情人不住的吻伊的手。又見那醫生剃光了的臉與看護婦的白帽子。

當伊聽見孩子的哭聲——人生最初的聲音——伊覺得怎麼樣！

第二天！第二天！伊生平只那一天見伊的兒子，吻他的兒子，從此伊沒有見他一面了。伊常想着那孩子。但是他們將孩子拿開了，藏起來了。伊所知道的就是他被諾曼族的婦人帶大了，他自己也做了農人好好的娶了妻了。他的父親——他的姓名他不知道——給了好些錢與他。

這四十年中伊常想去見他，抱他。伊不以爲他長大了，只當他還是那一天抱在懷中的嬰兒呢。

伊常向旦勃律說：“我不能再忍受了，我必要去見他。”但是他常阻止伊，不許伊去，怕伊不能抑制自己，他們的兒子猜出了要挾制伊，威脅伊。

“他的樣子如何？”

“我不知道，我沒有再見他。”

“這個不能麼？有了兒子不認識他；還怕他，拒絕他，當他是一件恥辱。這真可怕。”

他們在烈日中沿着那塵污的路慢慢的上山。

伊說：“這可是一個處罰。我沒有別的孩子。我不能長此的忍着不見他。已經四十年了。你們男子不能理會這些事。你應知道我不能再活多久了。怕不得見他了，永不得見他了！這是不能麼？我怎樣能久等？我每天念着他，沒一夜夢中不想到我的孩子如何啊！我覺得對他怎樣的有罪。這樣情形怕人說甚麼呢？我應當各事照看他，帶領他長大了，表示我對他的想。這樣我必可快樂些。但是我不敢，我是一個膽小的。我曾怎樣的挨受啊！這些可憐的被棄的孩子該當怎樣恨他的父母啊！”

伊傷心之極，停住了脚步。那山谷荒涼寂靜着在強光酷熱之中。只有蚱蜢在路旁黃艸內吱吱的叫。

且勃律道：“坐下子罷。”

伊蹲身坐在路旁，低着頭。兩手蒙着臉，白頭髮紛亂的披在兩旁。伊哭得很慘。他站在伊面前向着伊，不知說甚麼是好。好久他纔低低的道：“來，振作一點。”

伊站了起來措着眼睛說道：“我曉得，”又蹣跚的向前走。他們走不多遠，看見一叢樹遮着幾間房屋，遠遠的聽見鐵工的錘聲。再走過去，看見右首路旁一輛馬車在一間草屋的前面，兩個人在那裏替馬蹄釘鐵呢。

旦勃律走上前去問道：“那裏是班力迪的家。”

“由這路向左走，過了那個小客棧，一直去第三家就是了，門口有一棵檜樹，不會錯的。”

他們向左轉去。伊走得很慢，兩足幾乎不能成步，心裏跳個不住，覺得好像要氣閉的一般。一步一步的走着，嘴裏喃喃的像禱告似的，“啊！啊！天呀！”

旦勃律也很頹唐氣阻的向伊道：“你若不能約束自己的感情，必定要洩露了，勉強抑制些呀。”

伊答道：“我怎麼能呢？我的孫子！我想着我是去看我的孫子。”

他們依着田間一條小路走去，這條路隱蔽在兩旁的桃樹之下。他們忽然到了一個門前，旁邊果然有一株檜樹。

他道“是這兒了。”

伊停住了脚向四圍看。那天井很大，一直達到茅屋。天井裏種着蘋果樹。那一邊是馬房，牛房，穀倉以及雞鴨的窩。二輪車與肥料車另放在一間石板蓋的小屋內。四匹小牛在樹蔭之下吃草。一羣黑母雞在竹欄內走來走去。

一切都十分沈靜，門開着却不見一個人。他們剛要進去，有一隻大黑狗從梨樹下木桶中跳了出來，向着他們狺狺的吠。

又見四個蜂巢在牆上面的板上。

旦勃律站在外邊問道：“有人在家麼？”於是有一個孩子出來，是一個差不多十歲的女孩子，穿着襯衣和舊麻布的裙子，光着泥污的小腿，臉上現出又膽怯又伶俐的樣子，站在門口，似乎攔阻人進去的意思。伊問道：“你們要怎麼？”

“你的父親在家麼？”

“不在。”

“他在那裏？”

“我不曉得。”

“你的母親呢？”

“放牛去了。”

“伊快回來了麼？”

“我不曉得。”

那老太太恐怕伊的同伴逼他回去，趕快說道：  
“我沒有看見他是不回去的。”

“我們要等他的，我的親愛的朋友。”

他們轉過臉來，恰看見一個農家婦女向着屋裏走來，提着兩隻錫桶似乎很重的，日光照着閃閃的發光，伊右腿跛着穿了一件接過的棕色短衣，經了日晒雨打已褪色了。伊看起來像是一個窮苦不潔的僕婦。

那孩子道：“這是媽媽。”

伊走近了門向着兩個生人帶怒帶疑的看了一眼，一直進去了，似乎沒見他們一樣。伊像很蒼老，一副又呆板又多縐紋的黃臉，那是鄉村的人常有的。

且勃律招呼伊回來道：“請你原諒，麥丹，我們來問或是你可以賞給我們兩杯牛奶。”

伊放下桶出來臉上現着不願意的樣子答道：  
“我不賣牛奶。”

他道：“我們很渴，這位太太又十分疲乏，我們能得點東西喝麼？”

那農婦又懊惱又狡猾的看了他們一眼道：“你們既來了，我要給你們一點。”伊進了屋子，一會兒那孩子拿出兩張椅子，放在蘋果樹下。伊母親又拿出兩碗牛奶給兩位客。伊沒有進屋子，站在他們旁邊，似乎要防着他們，並且尋出他們的來意。伊道：“你們從費坎勃來的？”

“是的”，且勃律答道：“我們住在費坎勃歇夏。”停了一會他接住道：“你有雞鴨每禮拜賣給我們麼？”

那婦人躊躇了一會答道：“是的，我想我可以有，我以爲你們要小的。”

“是的，自然了。”

“你們在市上買甚麼價錢？”

且勃律是一點不知道，回過來問他同伴道：  
“太太，你在費坎勃買雞鴨甚麼價錢？”



“四弗郎或四弗郎五十生的，”伊回答着滿眶含住眼淚。

那婦人看見很驚訝的問道：“這位太太哭呢，他有病麼？”

他不知如何回答，含糊着道：“不是——不是——因爲伊在路上失去了伊的錶，是一個很精美的錶，所以伊覺得煩惱。若有人拾着了可以告訴我們。”

伊想他的話有點可疑，沒有回答。忽然喊道：“啊，這是我的丈夫。”伊的臉向着門，所以只有伊先看見了他。

旦勃律猛然一驚。麥丹戴克道坐在椅子上，忽然轉過身來幾乎跌了。一個人彎着腰，喘着氣，離他們有十碼遠站在那裏，手裏牽着一匹牛罵道伊“該死的畜生！”說着走過他們入了牛房，並不注意着這兩個客。伊坐在那裏吃驚的時候淚也乾了，腦中只有一個想頭，——這是伊的兒子——旦勃律也是這樣想，用一種顫動的聲音說道：“這是麥西歐班立迪麼？”

那農婦很疑惑的問道：“那個把他的名字告訴你的？”

他答道：“那大路角上的鐵工說的。”

大家都睜着眼，向着牛房的門，牆上只有一個黑孔。看不見甚麼東西，只聽見人足的聲音，牛蹄的聲音，地板上似乎青草的聲音也不甚清楚。忽看見那個人走了出來，揩着他的額向屋內走去，走過客人也不留意，向他妻子說道：“去替我拿一瓶蘋果酒，我渴得很。”說着走進了屋子。他的妻子到土窖去拿酒，剩下他們兩個。麥丹戴克道說：“我們走罷，享利。”伊神魂似乎亂了。且勃律攙伊起來，看伊要暈了的樣子，用全力扶住伊，丟下五個弗郎在椅子上，扶了伊出去。

出了門伊哽咽得不堪，抖着說道：“唉！啊！你使他這樣子麼？”

伊臉上失了色，冷冷的答道：“我盡我的力，他的田產值得八萬弗郎，過於中等人家兒子所有的了。”

他們慢慢的回去，沒說一句話，伊仍是哭，淚

珠直向頰下滾下來，好久纔漸漸的止住。回到費坎勃，麥西歐戴克道正等他們午餐呢。他看見他們就笑道：“我很喜歡，吾妻得着了暑病了，我想伊近來定是失了魂。”

他們總沒回答。伊的丈夫搓着手問道：“好啊，又望你們得着一個有趣味的散步。”

且勃律道：“一個愉快的散步，實在的，美滿的愉快。”

(洪北平譯)

## 小 酒 桶

酒店老板齊高德坐着兩輪馬車到老太太梅格洛田舍裏停下，他年約四十歲，身材高大，面紅腹突，爲人極其狡猾，鄰居中沒有不知道他的。

他將馬拴在門口，進了院子。他有一些地接連老婦的田舍，老婦的這點產業他早有心要貪圖了。

他說了多次要買老婦的田舍，但梅格洛總是固執着不肯賣。伊說：“我生在這裏，我也要死在這裏。”

他看見伊正在門口剝蕃薯皮。伊已經有了七十二歲。骨瘦背駝，但伊那番不辭勞苦的精神却又好似小姑娘一樣。齊高德輕輕的在伊背上拍了一下，然後靠近伊身邊坐在小凳上。

“老太太好呀？”

“還好。齊高德先生，你呢？”

“我也很好，風濕症已經不害了。”

“好極了——這真是個好消息。”

伊說完這話，不再多說了。齊高德看着伊做工。伊彎曲的手指，硬着好似蟹爪一樣。將灰色的蕃薯，鉗一般的丟在伊身旁的筐子裏，連忙的轉動他們，一手拿着刀子將長鬚割斷。等到蕃薯全部變黃了，伊就將他拋到一桶水裏去。三隻勇敢的雞，一隻跟隨一隻，冒險來到伊衣裙裏拾蕃薯皮，趕快的含着捕獲品在嘴裏就跑。

齊高德似乎有些躊躇，憂慮，煩惱，話到了舌邊又縮了回去。最後他決定說了。

“老太太，你看這裏。”

“幹什麼？”

“這是你的田舍，你仍舊是不願賣給我麼？”

“不！不要再說他。隨他去罷。”

“你聽着，我已經想出一個兩邊有益的法子來。”

“什麼法子呢？”

“我告訴你。你把田舍賣給我，但你仍可以在那裏住。你明白了麼？照我說的話辦罷。”

老婦停止了剝蕃薯，眼睛定定的看着酒店老板。

他繼續着說：“我可以再說明白些。每月我給你一百五十個佛郎。要明白這個——每月我用兩輪馬車將錢送到你這裏來。你這裏一點東西也用不着更動。你還是住在家裏，一點也不要管我，你不欠我什麼。你所要做的事就是拿我的錢。這樣辦好不好？”

他說的時候非常高興，彷彿有些談諧。

老婦人不相信他，想找出他說話的破綻。伊說：“照你說每月給我錢，但這田舍怎樣能給你呢？”

他說：“不要急。你可以永遠住在田裏，無論你的命多麼長。你仍在你自己家裏住，只要你肯向着公證人面前，在一張小紙上簽字，那麼你死後，田舍便是我的了。你又沒有孩子；姪兒罷，你也不管

他們。這還不好麼？你活的時候保有田舍，每月還有一百五十佛郎用。這於你再好也沒有了，是不是？”

老婦的心擾亂了。伊說：“我不拒絕你，但我要想想看。你下禮拜來，我們再談罷。那時我再回答你。”

齊高德走了，快活得好似國王新克服一個國土一樣。

梅格洛想了又想。伊整夜的睡不着。伊躊躇了四天。伊覺得齊高德不懷好意，但伊想到一月有一百五十個法郎，亮光光的滾進伊的衣兜，好似從天上掉下來一樣，用不着伊做一點事——終於錢的慾望將伊戰勝了。

伊跑到公證人那裏，將伊的情形說給他聽。他要伊允許齊高德的請求，但要伊向他增價，增到每月二百五十佛郎；因為伊的田舍至少可以值六萬佛郎呢！

公證人說：“倘若你活十五年，他像這樣付給

你，也不過四萬五千佛郎罷了。”

梅格洛對於每月二百五十佛郎的希冀戰慄。但伊時常猜疑，恐怕有一千樣看不見的東西和隱藏的暗計潛伏着；伊一直談到天黑，向公證人問個不休。終於伊請他將紙寫好，回到家裏，心曲紊亂得好似喝醉了酒一樣。

齊高德來的時候，伊和他磋商了許久。伊說伊不願簽字，伊怕他不給二百五十佛郎。他請求了許久，伊才說出伊的需要。

他很失望，不承認。但老婦說伊活不長久，要想戰勝他。

“我頂多再活五六年就了不得了。現在我已經七十三歲，身體很不強壯。我總想到我是快死的人了。我的心似止水一般，常要人扶我上床呢。”

但齊高德不受伊的征服。“說下去罷。老東西，你堅固得同禮拜堂頂一樣，至少要活一百一十歲，也許我比你先死呢。”

整天只討論這一件事。但老婦只是不肯放鬆，酒店老板只好允許每月給伊二百五十佛郎。



第二天他們簽了字。梅格洛另外要了一點錢潤潤契約。

三年過去了。好婦人如花一般的活着。伊一點也沒有老，齊高德非常失望。他覺得他要付五十年的錢；他覺得他是被騙了。他常常去看那老婦，好似一個人在七月天天到田裏去看麥子是不是到了要割的時候。伊接待他好似帶着一種狡猾的惡意。好，一定要說伊是慶賀伊自己，這次契約玩弄了他；他重又回到兩輪車上和伊告別，他自言自語的說：“老草人，怎麼永遠不會死！……”

他不知怎樣辦。每次他看見老婦人總想縊死伊。他非常恨伊，惡毒的恨伊，覺得他是受了伊的騙。最後他想起法子來了。

有一天他去看伊，搓着手和訂約時一樣，談了幾分鐘後，他說：——

“老太太，你每次過我家酒店，爲什麼不進去和我聚餐？人都說我們倆感情不好，我心裏很難過。你總也沒有去找過我。一頓餐我是不在乎的。

那天有功夫，請你來玩玩，我也高興。”

伊允許了，兩天後伊坐車上街，伊的佃戶謝士敦趕馬，伊很勇敢的將馬拴在齊高德的馬槽邊，去聚伊所允許的餐。

酒店老板滿面紅光的歡迎，款待伊好似款待年輕的女郎，很仁愛的拿出許多小雞，臘腸，小臟，羊腿和白菜鹹肉。但伊一點東西也不能吃；伊從小就節儉，一些兒湯，麵包皮和牛肉便足夠伊一餐。齊高德失望了，却竭力的勸伊用一些。伊飲了一點酒，和伊吃的是一樣的少。伊不要吃咖啡。

他說，“你喝一小杯酒總可以罷？”

“這個，倒可以。”

他便轉着酒店喊：“羅塞立，把家藏的‘好’酒拿來，聽見沒有？”

僕人拿了一個長瓶子進來，瓶上裝飾着紙的葡萄葉。齊高德滿了兩小杯。“老太太，嘗嘗看，這酒是純清的！”

好婦人將酒慢慢的啜下去，很是快樂。伊飲完一杯，翻過來連末一滴都喝了下去，然後說：“好

酒，好酒！”

伊還沒有說完，齊高德又倒第二杯給伊。伊想拒絕，已經遲了；伊和起先一樣，很愉快的飲了下去。

他還想給伊第三杯，伊只是搖手。他勸着說：

“來一點，沒有什麼要緊。你看，這酒好像牛乳一樣；我喝了十二杯也不覺怎樣。喝下去好似糖一般甜呢。不在肚子裏，不在腦子裏——酒却在舌上蒸發了出去。實在，再沒有能比這酒更能使人得着健康的了。”

後來伊又喝了半杯。

那時齊高德很溫和的說：“老太太，因為你愛喝他，我要給你一小酒桶，也可以證明我們是好朋友。”好婦人沒有說不字，微醉的走了。

第二天酒店老板走進梅格洛的院子，從他車下拿出一小桶，圈上鐵皮，他拿來送給伊喝。爲了要證明那也是‘好’酒，他們每人喝了三杯。他預備走，說道：

“酒喝完了不要緊，可以再向我拿。我不介意

這些，你愈喝得快，我愈歡喜。”

說完就上車走。

四天後他又回來。老婦正坐在門前切麵包做湯。他來時向伊請安，聞着伊口裏有些酒氣。他明白老婦已經有了酒癮了。

他說，“你可以給我一杯酒喝麼？”

他們便又喝起來。

現在全村都說梅格洛有了酒迷。伊在廚房裏院子裏，或是路上，常被人抬回家，醉得好似死屍一樣。

齊高德不再去看伊，人一對他談到老婦，他總是很憂愁的說：“像伊那樣大的年紀，竟染上酒癖，是不是不幸呢？人一老了，就沒有法子救了。伊一定要因酒得着不幸的命運。”

確實伊因酒而遭不幸的命運！第二年冬天，將近聖誕節的一天，伊喝醉酒倒在雪地裏凍死了。

齊高德便得了田莊，說道：“那個老蠢材！伊若是不喝酒，至少可以多活十年。”（趙景深譯）

此  
页  
空  
白

## 石 人

赤紅的太陽從湖上升起，顯出沈悶的色彩，照在一所房屋前面，這所房屋的石頭黯淡得好似屋頂的石版一樣。陽光還照在一個強硬心腸的老人身上，他站在門口，眼睛沒有神采，口緊緊的閉着——好似無草的山石那樣沒有活氣。

老人的身後屋子裏，住着一個美髮的小孩，這老人每次總拿嚴冷的話恐嚇那小孩。這位牧師彼得摩山雖也很愛他的孫兒陀比，但他却和別的人不同，專愛嚴厲的管教。彼得摩山無論什麼事，從來不允許受惡魔的試探，也不知道憐憫。他是無罪的活着，依照着聖經上的書信去做。

他漸漸的和他的親戚疏遠，因為他從來不饒

恕人家的罪過，即使那罪過是很輕，他也從來不溫慰人家，使人有悔改的機會。他將他的小格斯帕零逐出他家，只爲了伊愛上了一個男子，沒有經他指定。自然他也咀咒過伊。

沒法能使他再想想他所判斷的，轉而饒恕別人的罪；即使是受惡婚姻傳染而死的人，或是他自己的親生子臨死的懇求，都不能得着他赦罪的話。

幾年以後，有一天晚上，一個小女孩因爲在轉角的路上鬆開了伊母親的手，不認得路回去，不覺哀哭起來，伸開伊的兩手喊：“媽媽！”伊是這樣的懇求着。

他冷冷的對伊說，好似向大人說話一樣的不溫和：“走開！”

小女孩的美髮浴在月光裏好似華輪，哭泣的眼裏閃爍着星光，哭着說，“你是一個壞人——你將要受上天的責罰！”

他轉到屋裏，將門關上，並且還緊緊的門了。真實的信徒知道罪惡不僅能污辱罪人，且及於他的子孫，以及接觸他的人。上帝對於干犯法戒的人

所定的責罰，很忍耐的等待着，要抽去他永久的拯救，在一件很小的過失上；人應當預防，不要受上帝可怕的裁判。

老人再也不能溫和。他對於不順從的懼怕使他成了完全而不能動的職任之神。他預備來受末次的審判，好像他已經死了的樣子。

現在，他正和他的孫子住在一起，他的兒媳已被萬有主召回去了。他愛他的孫子不亞於以撒之愛約伯，但他的慈愛好似故意隱藏着似的。他只向那孩子低低的，鎮靜的說話，只在他覺到十分寂寞時，纔感到他自己向他的微笑。

陀比漸漸的增加了氣力和美貌。他的笑聲充滿了陰沈的房間。

他已經十七歲了，彼得呢，也快到他在地上努力的盡頭，已經過了<sup>e</sup>一世紀的四分之三了。有一天，半夜裏，這老人做了一個夢。

在那夢裏，一個聲音告訴他到陀比的房間裏去。他起身走去，知道他應走的路。陀比沒有在他房裏。他祖父喊他，却没有回答。老人無力的倚在



牆上，被非常的痛苦攝住。他轉動的眼看着窗外，只見灰白色的月光照在天宇；他的耳朵不住嗡嗡的響着。夢的超自然的聲音吩咐他到花園裏去。

他打開了花園門，看見草地被月光包着，好似裹在殮衣裏一般，他等待着。花園門響了。一個俯伏的黑影出現。這是陀比回來了，背了一個大袋在背上。

年輕的跌在年老的身上，發出一聲高喊。他把他所背來的大袋放在桌上，將金錢散滿一桌。

忽然被天良征服，陀比跪在地上，恐懼的承認他犯了竊罪。

他一面說，牙齒一面戰慄，好像瘋子一樣。他說他偷了灰莊人們的錢。

牧師戰慄起來，因為洪水把石頭撼動了。粗暴的喊聲從他喉嚨裏發出來——“罪惡！該咀咒的！該咀咒的！”

後來他又高聲的喊着，帶着憤恨和恐懼，“我也是該咀咒的！我！我！”

他的頭轉向着門。僅有的補救忽然在聖者的

眼裏發光，在這不規則的陰影裏——去斥責陀比，然後把他逐出，使他孫子的罪惡和他離開。是的，像這樣或者舖延於他家裏的血污可以洗去了。

老人移動到門前。但是，看呵，他剛到門檻，舉起他的手臂向天，高而直的站着像一棵白楊，他便跌倒了，臉朝着花園的土地！

陀比，膠住在滿桌的金錢上，看看他祖父長而可驚訝的身體，一點也不動身去拉他祖父起來。

終於灰白色的光輝從地平綫升起——天亮了！天亮帶着他黃金的白晝和一切太陽的富麗走來了！

那時陀比纔站起來，將金錢收起，把來藏在房屋的地下；他臉上含着玫瑰色的光彩，急急忙忙的沿着路走，喊叫說他的祖父已經死了。

他帶了一個醫生和幾個愛說話的婦人回來。他們拾起老人的身體，拭淨他的臉，彼得摩山的眼很清明，開得很大。

醫生檢查他以後說：“他沒有死，他得了癱瘓病，他有感覺，他能看，他也明白，但他却不能動他

的肢體，或是他的舌，或是他的眼臉。”

所以孫子便保有了從羞愧的心得來的金袋。沒有人疑惑到他。他成了屋主，癱瘓者住在屋裏只是整天坐在圈椅上罷了。

不久他帶了一個妖妖妖怪的女子到房裏來，頭髮是假塗作金黃色的，臉上搽了許多粉，唇上點着胭脂。

他將他的祖父指給伊看，坐在屋隅好似石人一般，眼睛望着遠處，張得很大，心裏好像在深深的沈思。婦人嚇了一跳，不住的罵他。但伊罵完却不走，從此就永遠住了下來。

過了一會他們也不怕老人了；他們已經知道他成了老廢物，繼續着做他們的墮落的生活，在他眼前，毫無顧忌。本來他們的結合，就因為他們都是墮落的人，他們爭吵起來，好像野蠻人一樣，不久又和好了，成天的花用偷來的錢，對於自己的過失，反覺得是很光榮的。

有一天陀比告訴伊他偷錢的故事，臉上塗滿灰麵的那婦人笑了。又有一天，他進到屋裏，不管

他被棄的沈默的祖父，在不在那裏，他告訴伊，有一個無辜的人已經被官廳方面判決，替了他的罪。伊聽見這話，歡喜得喊了起來，心想從此可以安心了。陀比在晚間又告訴伊，那些失錢的人們無法維持生活，已經流為乞丐，四處飄蕩，伊聽了這話，愈加歡喜得利害，亂叫亂跳。

沈默好似展開來的聖經，彼得摩山在他屋裏眼見許多對他的誹謗——許多清楚點的過路人看見，聽見他家的情形，都覺得奇怪，他忍受着和惡人繼續的接觸，就連他們待他的難堪都忍受着，以致他們不時的咀咒他，差不多是每分鐘的，愈罵愈利害。他既不能動，他們要他分贓，將錢拿給他，自然反抗不了。和他們一樣，並且和他們在一起，他已成了活着的死人，他雖是不能動，已經降到地獄裏去了。在角隅的深處，他已經被征服，但他的心却完全和他以前的心一樣，總是說那墳墓般的話：“不要做！”他也像一個石像，超人般的坐在椅上，也許他是職任之神，或者他竟是羞愧之神罷？

(趙景深譯)

巴比塞是現代的尚存的法國文學家。他的生平，小說月報上已有介紹，此外劉延陵和張近芬等君在小說月報上也介紹了許多篇他的短篇，都是從‘我們別的人’中譯下來的。我這篇也是從這本短篇小說集裏譯出，原文收在‘憐’的一部分。

這篇在我的直覺看來，大約是巴比塞對於善惡的見解。人犯罪，應當勸勉他，不應當加以摧殘，我們要使人悔改，徒加斥責是只有壞處沒有好處的，不是治本的方法，要使那犯罪者受感動，不要使他受威迫而改過；不然，反動力恐怕更大呢！我們看，彼得因為他孫子陀比犯偷竊，便以為將他逐出去便可無事了，作者大不以為然，加上一句很冷話說：“是的，像這樣或者鋪延於他家裏的血污可以洗去了。”其實，何嘗洗去一點，後來陀比却更肆無忌憚，弄了個淫婦。唉，老人以為他很盡職，其實他並沒有把惡人改成善人，反而使世上多了一個更惡的人。他是責任之神，還是羞愧之

神，在作者很有深意的末句裏，我們可以給一個判斷了。

一篇文學作品，各人見到不同，希望諸君不要被我的話迷惑，還是自去尋味的好。不過有些人看不慣譯品，我加上較詳的附語，或者他們還愛看些，也未可知。

此  
页  
空  
白

## 馳名的起花

國王的兒子將要結婚，所以百姓們都非常快樂。他等了他的未婚妻一年，到底她來了。她是一個俄國公主，坐在六匹鹿拉着的雪車裏，從芬蘭趕來。雪車的形好似一隻大金鵝，鵝翼的中間臥着小公主她自己。她的鼯鼠皮的長袍蓋着她的足，她頭上戴着銀錦的小冠，她白得好似她常住的雪宮一樣。她長得非常白，以至於街上的百姓奇怪起來。他們喊道，“她像一朵白玫瑰。”於是他們從露台上拋花到她身上。

王子在城門口等着接她。他有蔚藍的眼和金絲的髮。當他看見她的時候，屈下一膝來和她接吻。



他說“你的照片美，但你比你的照片更美。”公主不覺羞慚起來。

一個年輕的僕人向他鄰近的說，“以前她像一朵白玫瑰；現在却是紅玫瑰了。”全庭都歡喜起來。

過新婚的三天內，人人來來往往的說，“白玫瑰；紅玫瑰；紅玫瑰，白玫瑰；”於是國王下令，將僕人的俸金加倍。他一點薪金也沒有，這個令下得沒用，但也是榮耀的，立刻這事就登在朝庭的報上了。

三天過後要紀念婚禮。這是很大的禮節，夫婦攜着手坐在小珠鑲邊，紫絨作料的寶蓋下。那時有王家的宴會，開到五點鐘之久。王子和公主坐在大廳的首席，喝一杯明潔水晶杯所盛的酒。只有真是互相愛悅的人才能飲這杯酒，不然，酒剛到唇，是要變成混沌不清的。

小僕人說，“這可以看出他們彼此相愛；清如水晶！”國王又將他的薪俸加倍。臣下都喊道，“好不榮耀呀！”

宴會完了有跳舞。新夫婦一同跳着玫瑰舞。國

王允許自己吹笛，他吹得很壞，但是沒有一個人敢告訴他，因為他是國王。實在，他只知道兩個調子，還捉不定吹的是那一個；但是却不要緊，不管他吹得怎樣，全都喊道，“好聽，好聽！”

秩序單上最後一節是放煙火，預備在半夜裏放。小公主一生從沒有見過煙火，所以國王吩咐王家煙火師在結婚時伺候。

有一天早晨，她正在高台上走，問王子道，“煙火像什麼？”

國王答道，“他們像北極光，”他常愛就人所知道的說。“不過活動些罷了。我寧願他們爲我增光，什麼時候放你是知道的，他們的可愛和我吹的笛差不多。不久你就可以看見了。”

所以在國王花園的末端，立了一個高架，王家煙火師剛把各種煙火〔——爆竹，小爆竹，火球，奔格光，羅馬燭，開西林輪，起花等——〕放好，他們就彼此談起話來了。

一個爆竹喊，“世界真很美，你看看那些黃的鬱金香。唉！他們若真是像小炮仗，實在再好沒有

了。我已遊歷過，我很歡喜。遊歷很可以增長閱歷，闢除私見。”

大羅馬燭說，“蠢爆竹，國王的花園并不是全世界。世界很大，你若要看完，要三天才能完畢。

“你愛什麼地方，什麼就是世界，”開西林輪這樣驚訝的說，她從前是放在木箱上的，她很誇她自己破了的心；“但愛並不時行，詩人已把他殺了。他們寫了許多，也都不信，我很奇怪。真愛要忍受，并且是沈靜的。我只記得我自己一次——但是現在這却無甚要緊。愛情小說已經過了時了。”

羅馬燭說，“胡說！愛情小說不會過去。比方罷，夫婦彼此是很親愛的。我今天早晨聽黃紙彈說過，恰巧他和我是放在一個抽屜裏，並且知道最近朝中的新聞。”

但是開西林輪只是搖頭。她喃喃的說，“愛情小說完了，愛情小說完了，愛情小說完了。”她以為把一件事多說幾遍，後來就可以變對了。

忽然他們聽見一聲尖銳的乾咳，忙向四圍張望。原來那是驕傲的高起花，繫在長杆的末端。他

說話時常咳嗽，以引起注意。

他說，“阿哼！阿哼！”人都聽着他說，只有可憐的開西林輪仍在那裏搖頭喃喃的說，“愛情小說完了。”

一個小爆竹喊道，“靜，靜！”他當過政客，常在本地選舉裏占很高的位子，所以他懂得議院的用語。

開西林輪低聲說，“完全完了，”於是她跑去睡了。

剛剛靜了一會，起花第三次又咳起嗽來，開始談話。他說得很清，好似誦讀會務報告一樣，時常看着聽衆的肩。總之，他的樣子很特別。

他說，“國王兒子的運氣真好，恰恰在我將出發時結婚，不然就看不着了；王子的運氣總是好的。”

爆竹說，“呃！我看正是相反，我們是因為王子結婚，纔讓我們出發的。”

他答，“你或者是那樣，我也很相信，但是我却有些不同。我是一個很馳名的起花，生我的父母也

很馳名。我母親在當日是最著的開西林輪，她那美麗的跳舞，沒有人不稱贊。當她獻技的時候，她轉了十九次才到天上去，每吹她拋七顆星到天上。她的直徑是三尺半，是很好的火藥做的。我父親是一個起花，和我一樣，他是法國的世系。他飛得很高，人們都恐怕他不再回來。他究竟心懷仁愛，只得回來，降下時灑了一陣很閃耀的金雨。報上用很生動的句子形容他。朝中新聞還尊稱他是煙火師藝術的勝利。”

一個奔格光說，“煙火師，你說的是煙火師麼？我知道這是煙火師，因為我看見他寫在我的箱子上。”

起花很嚴厲的答道，“我說煙火師。”奔格光覺得起花壓他，他也來壓爆竹，表示他還有點用處。

起花又說，“我是說，我是說——我剛纔說的什麼？”

羅馬燭答，“你在說你自己。”

“自然；我正在討論一個很有趣味的問題，被他一攪，我就忘記了。我恨無禮打攪和壞行爲，因

爲我很有知識。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比我感覺靈敏，這層我倒信得過。”

小爆竹問羅馬燭道，“誰是感覺靈敏的人呢？”

羅馬燭低聲答道，“就是那自己害了雞眼，還要踏別人的足趾的那位先生。”小爆竹笑得幾乎爆裂了。

起花問，“喂，你笑誰？我怎麼不笑？”

小爆竹答，“我因爲歡喜才笑。”

起花怒道，“太自私了。那一點你應該歡喜？你應該想別人呀。其實，你應該想想我呀。我很想到我自己，我盼望別人也要這樣。那就是所謂的同情心。這是很好的德性，我是有的。比方，今晚我若出了意外，大家一定不快樂！王子和公主也要不快樂起來，他們結婚的生活也就不美滿了；至於國王呢，我想他也是要爲我悲傷的。我想起我地位的高，〔現在却處在這裏，〕真要哭了。”

羅馬燭喊，“你若想別人快樂，最好是不要哭。”

奔格光現在氣也壯了，他說，“誰都知道。”

起花怒道，“誰都知道！你忘了我是很馳名的。人能知道，但是不會想。我却會想，我的見解總和別人不同。我能不哭，誰都做不到。我不管我自己的幸福。我只想到下級的人們，但是你們那有這樣的好心。你們嘻嘻哈哈的，好似王子和公主沒有結婚一樣。”

小火球說，“爲什麼不能笑？這是很歡喜的事，我要飛到天上把這事告訴星。你看見星閃眼，便是我告訴他們美麗新婦的事的時候。”

起花說，“見解太尋常了！我也只希望你這樣。你一點貨也沒有，肚子是空的。或者王子和公主可以住在鄉間，那裏有深水，或者他們可以生一個兒子，髮美眼藍好似太子一樣；或者有時保姆，可以帶他出去玩；或者保姆可以睡在柳樹下；或者小孩可以落在水裏淹死。這豈不是不幸麼？可憐的人，將他愛兒失掉了！真可怕！豈不令我傷心？”

羅馬燭說，“他們並沒有失去兒子，一點不幸也沒有。”

起花說，“我不是說那事有。我是說那事可以

有。他們若是已經失去兒子，還說什麼呢？打翻牛乳以後再懊悔，我真恨那些人，我想到他們可以失去兒子，不禁便有了同情心。”

奔格光說。“你真好，我從沒有遇過這樣關心別人的人了。”

起花說，“我從沒有遇過像你這樣無禮的，你不知道我對於王子的友誼。”

羅馬燭叫道，“你連他都不知道麼？”

起花說，“我不說我知道他。我敢說我若知道他，我就不和他做朋友了。知人是很危險的。”

火球說，“你還是不要哭好，那是很要緊的。”

起花答，“我想你要不哭，倒很要緊。我愛哭，就哭；”他真哭了，流下杆子好似雨點，幾乎淹死了兩個甲蟲，甲蟲看那地方很乾，正想在那裏造房子咧！

開西林輪說，“他一定有愛的天性，沒有事可哭他也要哭；”她長嘆一聲，便想到他從前的木箱去了。

但是羅馬燭和奔格光都極其不高興，繼續的



說，“哼哼！哼哼！”喊得極高。他們成了習慣，總拿哼哼來發氣。

那時月亮上升好似銀盾；星光明亮，樂聲從宮裏悠揚出來。

王子和公主先跳舞。他們舞得很美，以至於高百合在窗前偷看，罌粟花點頭報時。

十點，十一點，十二點，到了半夜人都走到高台上，國王便把煙火師喊來。

國王說，“開始放煙火罷！”煙火師低低的鞠了一躬，大踏步走向花園末端去了。他有六個人隨從，每人拿了火把，在長竿頂上。

這是很壯觀的。

噓！噓！開西林輪轉。砰！砰！羅馬燭兒響，爆竹到處跳，奔格光照耀得通紅。火球喊聲“再會”便飛到天上，落下藍火星來。礮！礮！小爆竹應聲而響，快樂非常。全都成功，只剩下馳名的起花。他哭得不能飛了。他最好的東西是火藥，火藥被眼淚打溼，就沒有用了。他所看不起，藐視的，現在都飛到天上，好似奇怪的金花，開着火花聲。好！好！朝

中一片喊聲；公主歡喜得笑了！

起花說，“我想他們是留我作大用的。一定是這個意思。”於是他愈加驕傲起來。

第二天僕人來打掃花園。起花說“這是迎接我的委員來了，我要擺一擺架子。”於是鼻孔朝天，竭力的皺眉，好似想要緊的事情一樣。但他們一點也不注意，從他身邊走過去了。後來有一個看見他。他喊，“喂！好壞的起花！”便將他拋到牆外去了。

他在天空旋轉。說道，“壞起花？壞起花？不能！好起花，他是這樣說的。好和壞的聲音差不多，時常相混。”他落到爛泥裏去了。

他說，“這裏雖是不安適，倒很時髦。他們是送我来補充健康的。我的腦筋振動得很利害，也該休息了。”

一個小蛙，生着珠子一般的亮眼，穿着有斑點的綠袍，游到他面前來。

蛙說，“新地方，我看！爛泥是再好也沒有的。天最好下雨，我才歡喜。你以為今天午後要下雨麼？我希望他下雨，但是天還是很藍，沒有雲。可

憐!”起花咳嗽道，“咳！咳！”

蛙喊，“你的聲音真好聽！很像蛙鳴，蛙鳴是世界上最合音樂的聲音。今晚你可以到我們俱樂部去聽聽。我們坐在老鴨池裏，靠近農夫的房屋，月亮上來時就要開演了。這種聲音可以使人狂喜，人人都靜聽着我們。其實，昨晚，我剛聽見農夫的妻向她母親說，她不能閉眼，都因為我們的聲音。這種事情是很多的。”

起花怒道，“咳，咳！”他滋擾得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蛙又說，“實在真好聽。我盼望你能到鴨池裏來。我要看我女兒去。我有六個美麗的女兒，我怕梭子魚遇見他們。那東西真正是個怪物，總想吞吃他們。再會：我們今天談得很高興。”

起花說，“談話！你自己說了半天。這不叫談話。”

蛙答，“聽總要有人聽的。我愛自己談話。既省時間，又免得辯論。”

起花說，“我却歡喜辯論。”

蛙很得意的說，“我望你不要那樣。辯論很俗，各人緊緊的抱着各人的成見，〔不肯放鬆。〕再說一次再會罷；我立刻要看我女兒去；”說着便走了。

起花〔不知道他走了，仍在那裏〕說，“你真討厭，真無禮。我恨人只說他自己，和你這樣，那時人家正要說他自己，和我這樣。這就是我所謂的自私，自私是頂討厭的事，在我這樣的人面前，更是看不上，我是很富同情心的。實在說起來，你應該學我；再沒有比我還好的模範了。你要明白，不久我要回宮；實在，王子和公主昨天因為我的榮耀才結婚的。自然你不懂這些事，因為你是鄉下人。”

蜻蜓坐在棧色的大菖蒲頂上說，“你對他說也沒有用，一點用也沒有，他已經走了。”

起花答，“那是他的損失，不是我的。我正想不和他談，因為他不注意。我愛聽我自己說話。這是我極快樂的一件事。我時常自己談得很長，我很聰明，以至於說的什麼，連我自己都不懂。”

蜻蜓說，“你又談起哲學來了；”他張開紗網般的翅膀，飛向天空而去。

起花說，“他不停在這裏，真獸！我相信他沒有得過這樣修養的機會。不管他，我却不在乎。我這樣的天才，總有一天可以爲人器重的。”他落在爛泥裏又深了一點。

過不久一隻大白鴨游泳而來。她有黃腿和蹼足，自以爲她那搖搖擺擺的走路很美。

她說，“呷，呷，呷。你真奇怪。你怎麼生出來的，難道是偶然生出的怪物麼？”

起花答，“可見你是住在鄉下。不然你總可以認識我。我恕你愚蠢。像我這樣馳名，很不容易。我想你一定要以爲奇怪，我能飛到天上，落下時是一陣金雨。”

鴨說，“我不管那個，我不知道那有什麼用處。你能耕田和牛一樣，或是拉車和馬一樣，或是守羊和狗一樣，那纔有點用處。”

起花很驕傲的喊道，“我親愛的，我想你是下賤東西。我這樣的人不必有用。我自己對於實業無甚歡喜，我不願做討人喜悅的事，和你這樣。我常以爲，就是沒有事做的人，也不願去當苦工。”

鴨子是很和平的，再也不和人鬧，他說，“是，是，是。人各有志。我願你在此住家。”

起花說。“不！我不過是一個客罷了。我實在討厭這地方。人既不多，又不太孤。很像城外的附近一樣。大約我要回到王宮裏去，因為我知道我要馳名的。”

鴨說，“我想服務社會，很有許多事情做。前些天開會，我是主席，通過了許多我們不願做的事。但他們似乎也沒有什麼能力。現在我要從事於家庭生活，看顧我的家。”

起花說，“我是服務社會的。凡我的親戚朋友，就連極卑賤的，都服務社會。我們一出現，就要引起許多人注意。我還沒有出現，但我若一出現，一定是極華麗的。至於家庭生活，未免太看輕光陰，志向也未免太小了。”

鴨說，“志向大倒很好！我現在餓了，〔以後再說罷！〕呷，呷，呷。”說着就順水游泳而去。

起花喊，“回來！回來！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但是鴨子却沒有聽見。他對他自己說，“她走了倒

好，他的思想，只不過是中等而已；”他落在爛泥裏又深一點。他正在想天才無處發揮，忽然來了兩個小孩，穿着白汗衫拿着鍋和柴，跑到岸邊。

起花說，“他們一定是邀請我的；”於是又擺起架子來。

有一個小孩子喊道，“喂！看這老棍子！我不知他是從那裏來的，”他就把起花從溝裏拾了起來。

起花說，“老棍子，不能！好棍子，他是這樣說的。好棍子是稱贊我的話。他把我當作朝中顯赫的人咧！”

又有一個小孩說，“把他放在火裏罷！他可以幫助着燒鍋。”

所以他們堆起柴來，把起花放在頂上，點燃了火。

起花喊“這是很壯麗的。他們要使我光如白晝，讓人人人都可以看得見我。”

他們說“我們現要去睡了，醒時鍋便可以開；”他們睡在草上，閉着眼睛。

起花很溼，要燒許久。到底後來火捉住了他。

他把身子挺得直直的喊，“現在我要走了！我知道我要比星高，比月還高，比日還高。實在，我要走得很高，以至於——”

噓！噓！噓！他一直跑到天空裏。

他喊，“有趣！我要永遠這樣走。我的成功何其大喇！”

那時他起始覺着一種振動的感覺週遍全身。

他喊，“現在我要爆裂了。我要使全世界着火，聲音大得人們整年不能說話。”他實在是爆裂了。唰！唰！唰！火藥不住的響。這是一定的。

但是沒有人聽見他，連兩個小孩都聽不見，他們睡熟了。

後來他只剩一根棍子，落到鵝背上，鵝正在溝旁走。

鵝喊，“天哪！天下棍子雨了；”她衝到水裏〔躲了起來。〕

起花還有一息之氣，喘着說，“我知道我要馳名的；”說完就完了。

（趙景深譯）



王爾德的童話全部只有九篇：穆木天的“王爾德童話”譯了四篇，曾虛白的“鬼”又譯了四篇，現在再加上我這裏的一篇，便算是全部都譯出來了。

校後附記

## 麗 絲 白

麗絲白是蘇弩的女兒。蘇弩是喜馬拉亞的山民，他的妻子叫甲德。有一年他們種的玉蜀黍遇了荒歉，損失很大，只靠着喀特加地方一點罌粟田勉強過活。下一季，他們便做了基督徒了，也將他們的女孩子受了洗禮，喀特加牧師給了她一個名字，伊麗沙白，麗絲白是土音的讀法。

後來喀特加發生了虎列拉疫病，蘇弩和甲德雙雙死掉。麗絲白便被那牧師的妻子收留了去，半做奴婢，半做陪伴的。

我不知是基督教或是他們的神保佑她的，但是她長得很可愛。一個山中女兒長得可愛，這是很少見的，就要跑五十哩去看一看，也很值得。麗絲

白生就一副希臘式的面貌——畫家常這樣畫卻是少見的。她的皮膚是淡白的象牙色，身段高高的，她又有着很奇異的眼睛。她若不是穿着教會給她的印花布的衣服，你還當她是羅馬的狄愛娜神出來了呢。

麗絲白對於基督教的信仰很自然的，她長大了也沒有棄去像別的山中女兒那樣。她的同族的人很恨她，說她變成了白色婦女了，而且天天洗她自己。牧師的妻子不知道如何待她才好，不能支使一個莊嚴的女神來洗盤子碟子啊。她和牧師的孩子們在一齊頑，又在星期學校裏上課，讀了屋裏所有的書。長得越發美了，像神仙故事中的女王一般。

牧師的妻子說這個女孩子應當到錫姆拉去做點事了，或是看護婦，或是別的上流職業。但是麗絲白不願出去做事，很樂於她原有的地位。

如有旅行的人到喀特加，麗絲白常自己鎖在屋內，怕人帶她到錫姆拉或到她所不知的地方去。

有一天，她那時已過了十七歲了，她出去散

步。她散步却不與英國太太們一般——出去一哩多路便坐了馬車回來了。她的遊蹤所及，在喀特加和納鏗大之間有二三十哩呢。這一次到黃昏她才回頭，從嶮峻的山坡走下喀特加來，似乎懷挾着很重的東西。

牧師的妻子正在客室微睡呢，她氣喘力乏的走了進去，將挾抱的東西放在沙發上，說道：‘這是我的大夫。我在巴吉路上得着了。他受了傷，我們要服伺他。等他好了，你的丈夫要將他婚我的。’

這是麗絲白第一次表示她對於婚姻的觀念，牧師的妻子大吃一驚。如今且說那沙發上的人。他是一個青年英國人。他的頭上被東西砍的，受了重傷。麗絲白說他在山旁尋得他，將他帶回來的。他呼吸很微，且失了知覺。

他被他們放在床上，由牧師服伺着，牧師略知點醫道。麗絲白在門外等着，或者有什麼用着她的地方。

她告訴牧師，這是她所願意嫁的人。牧師和他的妻子嚴重的責備她，說這是非禮的，但是她還是

那樣說。

這種不開化的東方性質，即如初次見面便生了愛情，要得很大的基督教的力量才洗去呢。麗絲白得了她所崇拜的人了。不知道何以要將她的心事收藏起來，更沒有丟開這心事的觀念。她只專心服伺那英國少年，等他好了可以娶她。這是她的計畫。

經過了兩禮拜的熱病，那少年好了。便謝了牧師和他的妻子和麗絲白，——特別的對於麗絲白。他說他是到東方旅行，從戴拉敦來到錫姆拉山中，採集動植物的。他想他大概是爲了尋羊齒草，從一枝枯樹幹上跌下山崖。他的跟隨人偷了他的行囊逃去了。他預備等他強健些還到錫姆拉去，不想再遊山了。他的精神恢復得很慢，他也不急于要走。麗絲白受了牧師和牧師的妻子的教訓，所以對於那少年沒有說什麼。牧師的妻子卻將她的心事告訴了那少年。那少年聽了大笑，他覺這很有趣，很有小說的意味。但是他在國內已經和一個女郎訂了婚。他對於這事并不介意。他當然知道要慎重

點自處，他確是很慎重的。他卻覺得樂於同麗絲白談話，同他一齊散步，告訴她有趣味的事，喚她很親熱的稱呼。他強健了，要走了。他毫不覺得甚麼，在麗絲白卻是天大的事。自從他病好了，她到一個人來用她的愛。她覺得很快樂。她是未開化的種族，不知道隱藏她的感情。那英國少年也很樂於同她相處。

當他走的時候，麗絲白一直送他過了山，到納鏗大，十分的難受，十分的悲傷。牧師的妻子是一個慈善的基督徒，不願見難堪的事，教那少年告訴麗絲白，說他還要回來娶她。又說：‘她還是一個小孩子呢，她不知道信上帝呢。’在這十二哩的途中，那少年挽臂着麗絲白，說他一定回來娶她。麗絲白卻連連的問他，要他認許。她在納鏗大橋上哭着，一直等他向莫台納路上走去，出了她的視線，她才揩了眼淚回向喀特加來，對牧師的妻子說道：‘他還要回來娶我的。他回去告訴他的同族的人了。’牧師的妻子也安慰她道：‘他要回來的。’

兩個月過去了，麗絲白急得甚麼似的。人告訴

她那少年已經渡海回英國去了。她曾經學過一點地理，她知道英國在那裏。但是她是一個山中女郎，對於海的觀念卻不明白。屋子裏有一幅破舊的地圖，還是她小時候頑的。她尋了出來，費了好些事，將他拚湊起來。她哭着向着地圖想像那少年在甚麼地方。她不知道距離的比例，也不知道汽船的速度，她的猜想大概不會正確了。就是正確也沒有用，那少年決沒有這種思想，還來娶一個山中女兒，他全忘記她了。他後來做了一部關於東方的書，麗絲白的名字也沒有提起。

三個月過完了，麗絲白天天走到納鏗大去看，或者她的少年走那條路上來了。那一向她倒很安靜。牧師的妻子看她覺得樂意點，想她的粗野性質改變了但是又過了一向，她常常走到納鏗大常常失望，皮氣愈加變壞。

牧師的妻子想，這時候可以告訴她真話了，——那英國少年承認愛她，不過騙她使她安靜的，——他沒有甚麼想頭。這是麗絲白的錯處，想同一個高等種族的英國少年結婚，而且他已與一個同

族的女子訂過婚了。麗絲白說，這全不對，因為他說他愛她的，並且牧師的妻子也親口說那少年要回來的。‘你和他說的怎能全是假的。’

牧師的妻子道：‘我們這樣說，因為要你安靜的，孩子。’

‘然則你和他欺騙了我了。’

那牧師的妻子低了頭，不作聲。麗絲白也不開口，好一會，她走出去，下了山谷，仍穿起她本來的服飾，成了一個野蠻污穢的山女了；也將頭髮編成豬尾般的辮子，但是沒有鼻飾和耳環。

‘我是回我的本族了。你們殺了麗絲白了，這不過留下一個老甲德的女兒——一個土人的女兒，一個塔卡神的奴僕。你們全是說謊的，你們英國人。’

牧師的妻子受了很大的刺激。她清醒了，麗絲白已去遠了。她永不回來了。

她回到她的野蠻的本族，過她的餘生。不久，她嫁了一個樵夫。他常打她。她的美貌衰落得很快。她死的時候，已是一個很老的婦人。她吃醉了



的時候，常有人叫她講她的第一次戀愛的故事。

(洪北平譯)

吉百齡 (Rudyard Kipling) 是英國現代的大文豪。他的父親 John Lockwood Kipling 是一個有名的美術家，在印度孟買美術學校當教授。和他的妻子結婚後，一同住在印度。吉百齡是一八六五年在印度生的。童子時代，他的父母送他回國求學。到十八歲的時候，又到印度擔任一個報館的主筆，文名便漸漸的大了。後來又遊歷各國，也曾到過日本。在美國住了幾年，又回到英國。不住的從事著作。又曾在南非及歐洲各國任戰時通信員。他是一個大旅行家，又是一個大觀察家。他用敏利的眼光觀察事物，再用巧妙的文學手腕發表出來，所以便成了第一流的作家了，他的著作最出名的是“Soldiers Three,” “Plain Tales From the Hills,”等。

## 狂 風

有一天晚間我獨自坐在大沙坡上，看見坡下有一座黑暗陰森，怒氣勃鬱的城市。城裏的烟整天不斷的瀰漫了聖潔的天空，現在他又遠遠的坐在那裏吼，拿他的火爐和亮閃閃的工廠的窗戶眼睜睜的看着我。忽然我明白不只我一個是城市的仇敵，因為我看見狂風巨大的身體從沙坡那邊向着我走來，當他走過的時候，懶懶的玩弄着花，走近我身旁便停下了，那時從地縫裏鑽出來似鼯鼠而大的地震，狂風便向地震說起話來。

狂風說：“老友，從前我們毀滅城市，將海上的牧者趕到新牧場上去，這件事你還記得麼？”

地震無精打采的說：“是的，是的，是的。”

狂風說：“老友，現在到處都有城市了。當你睡眠的時候，他們便在你頭上逐漸的建造起來。當我們出外的時候，我的四個風小孩被他們的氣味薰得連呼吸都窒住了，山谷裏的花頓時寂寞起來，可愛的森林也都被砍倒了。”

地震躺在那裏，鼻子向着城市，對着光閃眼，高的狂風站在他旁邊很兇猛的向城市戟指。

狂風說：“來，我們再向前進，毀滅了他們罷，一切可愛的森林和絨般的爬的東西便都可以回來了。你去很兇的搖撼城市去，把人們都趕出來，然後我來把城市掃盪，成爲無可覆蓋的地方，將瀆聖的東西都掃到海裏去。你願意隨我來一同做這件光榮的事麼？你願意再毀滅世界一次，如你我以前曾作過的麼？你願意明天晚間此時到這地方來一同出發麼？”

地震說：“是的，是的。”他又爬進地縫裏去了，頭先進去，搖搖擺擺的落到無底的深淵。

狂風走後，我靜靜的起來離開，到第二天晚間那時我很小心的又到那地方等着，在那裏我看

見只有灰色的大狂風獨自在那裏，頭低到手上哭泣；因為地震很長的熟睡在無底的深淵裏，再也不會醒了。

（趙景深譯）

此  
页  
空  
白

## 不快樂的身體

“爲什麼你不和我們一同跳舞，一同歡樂呢？”他們這樣對一個身體說。於是那身體便敘述他的苦衷。他說：“我和一個兇暴的靈魂聯合起來了，他極其暴虐，不讓我休息，我和我的親族跳舞時，他便拖我出去，替他做可厭的工作；就連我給我所愛的人一點點快樂，他都不許，只是取悅於後輩，等我替他做完了事，他又把我拋棄得和虫子一般的不注意；他對於我所親近的人常作荒謬的感情上的要求，只是很驕傲的，不管他要求的對不對，所以許多和我相好的人現在都恨起我來了。”說完，這個不快樂的身體竟哭了起來。

他們說：“有知識的身體是不怕靈魂的。靈魂

只是一件小東西，不能管束身體。你可以喝酒吸煙，他也不來攪擾你的。”但身體只是哭泣着說：“我的靈魂不比別的，可怕得很呢。我曾喝酒將他逐出去了一會。但不久他又將要回來了。唉，不久他將要回來了！”

身體睡在床上希望休息，因為他喝醉酒了。正要入睡的時候，忽然看見靈魂，一陣如霧的火焰，已經坐在窗檻上，向街道望着。

暴虐的靈魂說，“來，看這街道。”

身體說：“我要睡了。”

靈魂有力的說：“但街道是一個美麗的東西，百多人都在那裏做夢。”

身體說：“我不舒服，要休息一下。”

靈魂又說：“那沒有什麼，地球上像你這樣的，多得上千上萬，但他們也到那裏去。人們的夢是正在出游；靈魂引導他們經過神仙的山海，錯綜的道路；到金廟，廟裏搖着千萬個鈴兒；過斜坡般的街，街上點着紙燈籠，門都是綠色的小門；他們知道到妖巫的家，魔術的城；他們知道魔術可以帶他們沿

着象牙山到棧道——在一邊向下看，他們能夠看見他們少年時的田園，那邊橫臥着將來的光明平原。起來，將人們所夢見的寫下來罷。”

身體說：“如果我照你所吩咐的寫下來，有什麼報酬給我沒有呢？”

靈魂說：“沒有報酬。”

身體說：“既然沒有報酬，我還是睡覺的好。”

靈魂開始低唱一首懶洋洋的歌曲，這首歌曲的起原由於一個少年人在一個荒誕的境域，那時他正經過一座金城（兇猛的哨兵站在那裏，）知道他的妻是在城裏，他的妻是一個小孩，從預言知道只要他一進城，在這遠而不知名的山上將要發生戰爭，雖然這戰爭還沒有實現——少年人唱這歌便在進城時唱的。現在他和他的妻早已死去有一千年的樣子了。

身體對靈魂喊着說：“我聽着這可厭的歌聲睡不熟了。”

靈魂答：“那麼你就起來替我作事。”身體很困倦的又拿起筆來。靈魂便一面看着窗子，一面很快



樂的說：“那裏有一座山直立，高出於倫敦城，一半是結晶的，一半是霧。貿易的聲音聽不見了時，夢想者便到那裏去。起初因為市儈的聲音嘈雜，很難夢到地方，但快到中夜的時候，市聲便退了浪潮。船也碰壞了。那時夢想者起來，攀登閃光的高山，在山頂上有夢的大帆船。從那裏坐船，有幾個到東，有幾個到西，有幾個到過去，有幾個到將來，因為夢船能在空間走，也能在時間走，大多數是向着過去的老港，因為那裏有人們的嘆息，夢船却走在他們前面，猶之商人在繼續的貿易風未到以前，就趨往非洲海岸一樣。我現在看見夢船一處處的拋錨，星星閃光就爲了這個原故；他們在夜間溜出來；他們的船頭走到記憶的微光裏，夜遠遠的臥着，黑雲低垂，微弱的和星光一同閃耀，好像低地的海岸從遠遠望去略有燈光一般。”

靈魂坐在窗子上一個夢一個夢的敘述。他說到一個不能離開倫敦的不快樂的人看見了熱帶的森林，但他不能看得很長久——忽然間樹林變得很奇怪，幾隻過路的鳥飛到不可知的異地去，唱着

過路的歌。他看見老人循依着小鬼的笛子的節奏跳舞——和幻想的女郎在一起作美麗的跳舞——一整夜的在幻想的月光山上；他聽見遠遠的有明春的音樂；他看見蘋果樹的花的美麗，三十年才凋謝；他聽見舊聲——舊淚瑩瑩的落了下來；羅曼斯穿着大衣戴着王冠坐在南山上，靈魂知道他。

他敘述一個個住在街上的人的夢。有時他責罵身體，因為身體寫得太壞太慢。身體的冷指頭只好盡力的快寫，靈魂也不去管他。這一夜的時間便這樣的消磨了，直弄到靈魂聽見東方的天空裏早晨足步的鈴聲。

靈魂便說：“你知道，夢想者最怕黎明。光明的帆是緊緊的釘在不破的帆船上；現在舟子只好重回到寓言和神話裏去；別的海上貿易又轉回來，預備藏起他的灰白的破船，趁着水流，重又喧嘩的搖回去。日光世界的東邊已經升到海灣上；神從微光宮裏看見，他們便建屋在日光上；他們靠近光焰暖他們的手；早晨神都在那裏坐着，讚美人類。”

身體說：“我又麻木又冷，很想睡覺。”

靈魂說：“你可以睡無數世紀，但現在你一定不要睡，因為我看見豐茂的牧場有紫花燃得很高而奇麗，比光明的草長得高，一羣純白的獨角獸在那裏很歡喜的跳躍，河面上有發光的金船，從一個不知名的內地到一個不知名的海島，爲了遙遠的王后，向山上的國王索取一隻歌曲。

“這個歌我要唱給你聽，你一定要寫下來。”

身體說：“我爲你服役許久了，現在給我休息一晚罷，我實在是十分的困倦了。”

靈魂說：“好，休息去。我也厭倦你了。我走了。”

他起身便走，我們不知他要到那裏去。但他們放身體在土裏。第二晚中夜許多死鬼從坟墓裏出來祝賀那新死的身體。

他們向他們的新同伴說：“你知道，現在你得了自由了。”

身體說：“現在我能休息了。”

(趙景深譯)

## 一生的五個贈品

### 一

在生命的早晨來了一個仙女，手裏拿着伊的籃子，說道：

“這是些禮物，拿一個，剩下其餘的。要小心，聰明的揀擇；呀，聰明的揀擇！因為這些東西中間，只有一個是有價值的。”

那些禮物共有五個：“名譽，”“愛情，”“財富，”“娛樂，”“死亡。”

那青年熱切的說道：

“這個不必細想。”

他就揀了“娛樂。”

他跑到世界上尋求青年們所喜歡的娛樂。但

是每次總是不長的，失望的，徒然的，空虛的；每次離開他的時候還要戲弄他。到末了，他說道：

“我虛度這幾年了。倘我能再揀，我必要聰明些揀擇。”

## 二

那仙女出現了，伊說：

“還有四個禮物。再揀一回；呀，記着——時光是飛的，這些中間只有一個是寶貴的。”

那人想了好久，就揀了“愛情；”他却沒有留心着仙女眼中的淚珠。

過了好多年，那人在一個空屋裏，坐在一個棺材的旁邊。他自己想着，說道：

“他們一個個的走了，只剩下我；現在伊躺在這裏，最愛的，最後的。寂寞淒涼直從我面前走過。那不忠實的商人——“愛情”——賣給我一時間的幸福，我付了一千時間的愁苦。我真心的咀咒他。

## 三

“再揀呀。”

那仙女說：

“這些年教給你智識了——這是一定的。餘下三個禮物。這些中間只有一個有價值——記着，用心的揀。”

那人回思了好久，就揀了“名譽；”那仙女嘆了一口氣走開了。

過了好多年，那仙女又來了，站在他背後，他一個人在那無聊的一天，坐在那裏想着。他知道他想的：

“我的名望滿了世界，有各種語言的讚美聲，這對於我有片刻的好處。這是如何短的片刻！於是就來了嫉妬，於是誹謗，於是誣陷，於是怨恨，於是迫言。於是嘲笑，這是結局的起點。最後來了憐憫，這是“名譽”的葬禮。呀，那名譽的痛苦與煩惱！他的目標起初向着瘋狂，以後向着嘲笑與憐憫。”

#### 四

“再揀一回。”

那仙女又來說：

“不要失望。還留着兩個禮物呢。本來只有一個是可貴的，現在還在這裏呢。”

那人道：

“財富——這就是勢力！我真瞎了！現在這生命值得活了。我要浪費炫耀了。那些侮慢我的，輕視我的，將要匍匐在我的面前，我的飢腸將滿盛了他們的妬羨。我將要有一切的奢侈品，一切的快樂，一切精神上身體的滿足。我要買，買，買！服從，尊重，崇拜——凡世上能得來娛樂生命的。我失掉了好多時候，以前揀壞了，但是讓他去罷。只是我糊塗，只拿了當時以為最好的。”

三個年頭過去了，有一天那人抖戰着坐在一間下等的屋子裏；又消瘦，又憔悴，兩眼凹着，穿着破壞的衣服；嘴裏嚼着乾麵包皮，噁咕着道：

“咀呪那世上一切的禮物，不過是些譏侮與虛偽。他們總叫錯了。他們不是禮物，不過是借貸。‘娛樂，’‘愛情，’‘名譽，’‘財富’：他們是一時的假裝；最後的真像是：‘痛苦，’‘憂愁，’‘羞恥，’‘貧乏。’那仙女說得不錯；伊的籃子裏禮物只有一個寶貴，只有一個有價值。那些同他比起來如何的不值錢，如何的卑賤可鄙。他是可愛的，仁愛的，不能計量的；他

引入到無夢的，長眠的睡鄉，脫離了迫害身體的苦痛，腐蝕心腦的着漸和悲憂。拿他來呀！我倦了，我要休息了。”

那仙女來了，仍然帶來四個禮物，但是沒有“死亡。”伊說：

“我將他給了一個孩子了，他是他媽的愛子。他不知道甚麼，但是信任我，叫我替他揀的。你沒有叫我替你揀呀。”

那人道：

“呀，不幸的我！留甚麼給我呢？”

仙女道：

“你還沒有受的就是晚年放蕩卑污的生涯。”

(洪北平譯)



此  
页  
空  
白

## 藍 花

爸爸媽媽在牀上睡熟了。鐘在牆上又高又懶地響着，好像閒散得很。無休息的輕風時常不住地敲着窗子。房間裏時而亮，時而暗，當月亮正躲在雲裏捉迷藏的時候。孩子是醒着的，靜靜地睡在牀上，想起那客人，和客人所說的故事。

他向他自己說：“他告訴我的寶物我並不想念。我不是貪財的。但我實在想那朵藍花。別的我什麼都不想了。從前我沒有這樣想過。好像現在我還在做夢——又好似睡翻轉身來，到了新世界一樣。

“在我常住的舊世界裏誰留心花朵呵？我從沒有聽見說過一個人一心一意想找一朵花。但我現

在竟說不出所以然來——有時快樂得好似着了魔術，如果花要是謝了，我不能夠在我心裏看見，我就要感覺到枯寂味了。那就是別人所不能明白的地方。

“他們說，從前動物和樹和花常同人談話。我覺得，每分鐘覺得，好像它們也要和我說話了。當我看它們的時候，你知道它們要對我說些什麼。它們一定有許多話是我聽不懂的；我若懂得多些，我想我一定能夠多得些學問。我常常歡喜跳舞，但是現在我更想學音樂。”

這小孩這樣的甜蜜地幻想着，漸漸地恍惚起來，現在他已在睡國可愛的地方了。他走到富麗奇異的大城；他穿過活潑急流的狂濤；奇怪的動物時隱地現；他與各種人同居，在戰場裏，在狂轉的人羣裏，在孤寂的茅舍裏。他又被人關在監獄裏了。他非常的憂愁，似乎無法可想，成了強弩之末。他覺得他們很兇惡，但他們並不害他。他死了又活轉來；他的愛的熱度已經達到最高點，現在要永遠和他的愛人離別。終於，天明時，晨光偷偷地走來，他

的靈魂漸漸地平靜，畫片便顯得更清楚，更固定了。

他又入夢了。好像他正在很孤寂地在深林裏走。日光篩到綠網的時候很少。不久他走到一個山峽。在河牀裏滿了蒼苔的小石子下，他聽見水聲很祕密地向下響着，他向上爬的時候，仍是向下響。

森林漸漸地稀薄而發光了。他走到一個牧場，在山坡下。牧場的前面有一座高山，山中有縫開着口，好似進山的過道。路很黑，却很平滑，他很容易地走了進去，後來他走到一個洞，洞裏露出光來。

他進到洞裏看見有力的光線從地裏跳出來，碰在洞頂上，打碎它自己成爲無數火星，落下來流成一個大池在石頭裏面。光線比鎔金還要明亮，但他起來時很靜，落下時也很靜。寶座莊嚴般的沈靜，永遠不斷的快樂和希奇的緘默，充滿了全洞。點點滴滴的光很軟很冷地從牆上落下來，光的顏色是淺藍的。

小孩走近池邊，看見池水閃爍，時常變換着流體的寶石色。他浸他的手在水裏，蘸了一點醬了

嘗。好像活潑的和風經過他的心靈一樣。

他想要在池裏沐浴的願望再也按捺不住了。脫下他的衣服，他就鑽進水裏去。他好像是沐浴在落日的雲裏一般。一個天堂的喜悅流過他的心。他向前浮的時候，水波好像一羣河神的變形圍繞着他，嫩的胸和他相接，他歡喜極了，但仍未失去知覺。水流很快地帶他出了池，進到一個山洞裏。他正在享受可愛的夢境，忽然微光閃進他的眼。

他又醒了，他覺得新的光，比以前更清楚，更堅定。現在他又入夢了。他現在是臥在青草地上，空氣新鮮，泉水閃耀，溶成一片銀光。離他不遠有深藍的山石，罩了一層白色，好似石上寫得有字。無雲的天也是深藍的。

什麼情感他都溶化了，每一種聲音是音樂的；每一次呼吸是和平的。山石好似保護他的衛兵；天好像是祝福之杯，裝滿了甯靜的光。

但他所最愛的，牽引得他以至於沒有抵抗力的，便是一朵高的藍花，帶着寬而發光的葉。四圍有許多各種顏色的別的花。他們的香氣混合在完

全和諧的調子裏。一切他都不注意，只是看藍花。

他很溫柔地長久的時間看着藍花，說不出的摯愛。他正想走近藍花一點，忽然藍花移動起來，改變了形狀。葉子發光發得更亮，梗子很快地向上生長。花垂頭對着他，花瓣顯出藍色的鋪開的碧玉圍巾，在花裏露出一個可愛的女孩的面龐，對着他微笑。他的甜蜜的驚訝，因着奇異的變形生了出來。忽然聽見他母親喊他的聲音，他在他父母房間裏醒來，那時紅日已經滿窗了。

(趙景深譯)

樊達克 (Henry Van Dyke 1802——) 是近代的文學家。關於他的思想和事情，我不甚知道，彷彿是一派寓教訓於文學的人，略如 Edgeworth 等。我國介紹他的東西的人很少，新民意報副刊上春華兄曾譯過他五首詩，民國日報上曾有人譯過他的一片土，此外便無所見了。

最近看到“奔流”第三期“一握泥土”又有漢生的譯文。

校後附記

此  
页  
空  
白

## 天然的障礙

伊的父親一定要伊學習簿記，使伊免去一般年輕女子們的普通命運坐在那裏等丈夫。

現在伊在鐵路上的貨物部當會計，人們全都說伊是一個很能幹的年輕婦人。伊待人接物，都很和善。

後來伊遇見森林學校畢業的森林家，嫁了他。他們決計不要一個小孩；他們的結婚是真的精神上的結婚，使世人也明白明白婦女也有靈魂，並不只是性慾的關係。

夫妻倆在晚間聚餐。實在是個真的結婚，兩個靈魂的結合；自然，也是兩個肉體的結合，但這一點人們沒有討論到。



有一天妻子回家告訴伊的丈夫說是伊辦事四鐘點改了。管理人決定要開一次新夜車到麻莫，將來伊辦公的鐘點要改到晚間六點到九點。這實是一個障礙，因為他不能夠在六點鐘以前回家。那是很不可能的。

因此他們只得分開吃，只有晚間相聚。他很不滿意。他恨長夜。他自語的喚伊成了習慣。他覺得坐在貨物部的椅上聽脚夫嘈雜的鬧聲又很沈悶。他常遇見這樣的事。每每當伊坐在伊的桌前，伊的筆放在伊的耳朵上，他要和伊說話，伊就簡簡單單的插嘴說：

“沈靜些，等我做完事再說！”

那時脚夫轉過臉來，他從他們背的姿勢知道他們是在那裏竊笑他。

伊的同事時常向伊說：

“密昔斯X，你的丈夫正等着你呢。”

“你的丈夫！”他們說話的時候覺得有點侮慢的意思。

最使他不高興的便是靠近伊的桌子坐着一隻

“小驢子，”他時常注視伊的眼，還常常的問總簿的眼，彎腰過了伊的肩，他差不多要將額和伊接近了。他們談送物單和憑單，凡他所知道的無所不談，他們比較單子和數目，似乎彼此比夫妻還要親熱。那是很自然的，因為伊和小驢子接觸比和伊丈夫接觸的時候多。他們終究不是真的精神上的伴侶，這件事使他很受打擊；除非他也在貨物部裏辦事才行。但他却又是在森林學校畢業的。

有一天，不如說有一晚，伊告訴他下禮拜六鐵路人員有一聚會，并有聚餐，伊非到不可。伊的丈夫聽見這話，有些爲難。

他很爽直的問：“你要去麼？”

“自然，我要去！”

“但你要知道許多男子中間只有你一個婦人呢，男子喝酒多了，便要肆無忌憚了。”

“你不是也赴森林學校的會，沒有和我在一起麼？”

“不錯，但我并不是許多婦人中的一個男子呀。”

“男女平等的，我真想不到他盡力宣傳婦女解放，竟會不肯讓伊赴會。”

“他承認這事於他只是有一點防礙，並沒有什麼，他也承認伊是對的，而他是錯的。但無論如何，他要求伊不要去；他惡恨這樣。他容納不下。”

“他的爲人真有些前後矛盾。”

“他承認他的爲人前後矛盾，但要他再向新的方面走，除非再過十世紀。”

“那麼他也一定不去聚會麼？”

“那種情形不同，因爲他的會是只有男人的。伊出去沒有他跟隨着倒沒有什麼；他所不歡喜的便是伊出去還跟着許多男人。”

“聚會並不是只有伊一個。因爲會計的妻也去，算個——”

“算個什麼？”

“算個會計的妻。”

“那麼他不能也去算個伊的丈夫麼？”

“爲什麼他這樣下賤呢？”

“他不在乎下賤不下賤。”

“他是妒忌麼？”

“是的？爲什麼不？他怕有東西分開他們。”

“妒忌的人是怎樣的可恥呵！這是侮辱！這是不信任！他把伊看成什麼人了！”

“伊是一個完人。他能夠證明。伊要去就去罷！”

伊走了。伊晚間不回家，直到第二天早晨才回來，伊喊醒了伊的丈夫，將聚會的盛況說給他聽。他很歡喜聽。有人演說論到伊；他們奏着音樂，最後便是跳舞。

“伊是怎麼回家的呢？”

“小驢子送伊到門前的。”

“倘若有認識他們的人，看見伊在早晨三點鐘隨着小驢子走，便當怎樣？”

“怎樣？伊是一個可敬的婦人呀。”

“是的，不過伊很容易失去伊的聲譽罷了。”

“呀！他妒忌了，尤其壞的，他怨恨了。他連伊一些兒的嬉戲都要妒忌，原來這就是結婚的意義！要是出去歡娛一下便要捱罵。結婚真是一個呆制

度。他們的結合是真的婚姻麼？他們在晚間相會，正和結婚以前非常溫和，但是結婚以後，唉，結婚以後……伊的丈夫也并不比別人好，他把伊當作他的所有物，他以爲他應當支配伊。”

“不錯，有一個時期他相信他們是彼此相屬的，但他是錯了。他屬於伊好似一隻狗屬於他的主人一樣，他只是伊的腳夫，晚間等伊回家。他是‘伊的丈夫。’但伊願意做他的妻子麼？他們是平等的麼？”

“伊回家不是來和他吵鬧的。伊不做什麼。只要做他的妻子，伊也不要他做什麼，只要他做伊的丈夫。”

他想到香檳酒的力量，轉身向牆。

伊哭了，求他不要不正當，只是——饒恕伊。

他將絨氈遮着耳朵，裝作聽不見。

伊又請求他，問他願不願意要伊做他的妻子。

“是的，自然他要伊！但他整夜擔心害怕，再要是這樣一夜，他真是活不成了。”

“讓他們全把這事忘了罷！”

果真他們全都把這事忘了，繼續着彼此相愛。

第二天晚間，森林家到鐵路的辦公處去看伊的妻，聽說伊到存貨間去了。他獨自在會計處，坐在樓上很是寂寞。現在一扇玻璃門開了，小驢子探出他的頭來：

“安妮，你在這裏麼？”

不，這只是伊的丈夫！

他起身走了，小驢子稱伊的妻爲安妮，用這樣親暱的稱呼。他真忍受不了。

當伊回家時他們做了一齣戲。伊責備他對於婦女解放沒有深刻的觀察，不然伊的同事喊伊名字用簡稱，他必定不會生氣的。最壞的便是他連對於婦女解放沒有深刻的觀察也承認了。

“一定他說這話不是出於本心！他變了心麼？如何能夠！”

“不錯，他變心了，一個人的主張不能總是一樣。因爲生活的情形有改變，所以主張也有改變，如果他以前相信精神上的結婚，現在對於任何種的結婚都失掉信用了。在急進方面那是一個進步。

至於說到精神上，伊嫁給小驢子總比嫁給他好些，因為他們每日每時交換管理貨物部的意見，而伊對於森林培植上却是一點興趣也沒有。他們的結婚難道有一點是精神上的麼？有一點麼？”

“不，不長久！伊的愛死了！從他反對他自己平素所信仰的婦女解放的時候已經將伊的愛殺死了。”

事情愈變愈難堪。森林家和他的同學們不時來往，結為伴侶，不再到貨物部裏去看他所不懂的計算。

伊總常說：“你不了解我。”

他說：“不，我不了解貨物部。”

有一晚，不如說有一天早晨，他告訴伊他要和一班女學生去種植。他已經擔任了一個女學校的植物學教員。

“真是！他以前為什麼不說？大女孩麼？”

“很大的女孩呢，從十六歲到二十歲。”

“唔！在早晨麼！”

“不！在下午？他們要到城外的郊野午餐。”

“是伊們麼？女主人一定也在那裏。”

“不然，伊很相信他，因為他是結過婚的。有時結婚也有些好處。”

第二天伊病了。

“實在他不想離開伊！”

“他以爲他的工作比一切都要緊。伊病得很利害麼？”

“利害得很！”

不顧伊答應不答應，他請了個醫生來，醫生說這個病沒有什麼要緊；丈夫很無需守在家裏。

森林家玩得很快樂，會散後回家了。他很高興，他許久沒有這樣的一天了。

狂風忽起！呼呼呼！他們又有了爭吵，後來他發了一個誓，他不愛別的婦人，只愛伊。

伊得了溼症；他去拿嗅的鹽。

他很溫和的細說和女生用餐的事。但他覺得他在說這事以前，一定不能引起他的妻的快感。於是他便說愛如果不專，那是不堪設想的。伊要他發誓，正如同伊和二十個男子聚會，他不放心是一



樣，因為怕失掉了愛，所以人應當保持愛，保持得非常堅固。

裂縫像這樣修補好了。但貨物部和女子學校總好似剪子一樣，割斷他們所修理的地方。

和諧擾亂了。

妻病了。

伊覺得伊的病是由於抬沈重的箱子，而伊又沒有抬的能力。伊辦事很勤，脚夫站在旁邊不做事，伊實在心急。伊不能不幫助他們，現在伊却弄得病了。

其實並不是這麼一回事！

伊很生氣！只氣伊的丈夫。他們如果生了嬰孩怎樣辦呢？只有送出去的一法了！盧梭曾經這樣做過。他實在是個呆子，但對於這一點他却是對的。

伊滿蓄了狂想和幻想。森林家不得不立刻辭去女學校的功課。

伊很煩悶，因為伊不能到堆貨間去，只好整天的坐在會計處寫進貨簿。尤其壞的便是來了一個伊的助手，假如伊要不能做事，那助手暗暗的是要

代替伊的職務。

伊同事的態度也變了。脚夫切齒的恨伊。伊很羞愧，恨不得鑽到地縫裏去。還是在家煮伊丈夫的飯，比坐在這裏爲人注目要好些。咳！這是怎樣的一個阻礙的黑洞橫梗於狡猾的人心裏呵！

下月伊息在家裏，因爲從局裏自己一天來回走四次，伊實在太吃力，伊時常很餓。早晨不得不出去買夾肉麵包。時常伊覺得軟弱，想要休息。怎樣的一個生活呵！婦人的命運真是不幸極了。嬰孩生了。

父親問：“我們把他送出去麼？”

“他有良心麼？”

“自然他有良心的！”

於是小孩便留在家裏。

那時鐵路局來了一封很溫和的信，慰問年輕母親的健康。

“伊很好，後天便可到局辦公。”

伊仍有些軟弱，要坐車；但伊強自支持。現在又有了新困難了。伊很記念着嬰孩；伊吩咐一個小

僕到伊家去看，以先是一天兩次，後來每兩點鐘一次，伊一聽說嬰孩哭了，伊便連忙戴上帽子，立刻回家。但助手是在那裏，便代替伊做。總書記很好，沒有說閒話。

有一天小母親忽然覺到乳母不能供給嬰孩；乳母隱瞞着不說，因為怕失掉了位置，伊只得請了一天假另去雇乳母。但他們都是一樣；每人都很殘忍的，說是對於不相識的人的孩子不發生感情。沒有一個可靠的。

丈夫說：“在這種情形下，只好靠自己了。”

“你的意思是暗暗的要我不做工了麼？”

“你歡喜做便做！”

“做你的奴隸好麼？”

“我不是那樣說！”

小孩子本來不能沒有疾病；什麼小孩都是一樣，嬰孩病了！伊又一天一天的請假！可憐的嬰孩病得很利害。伊在晚間安慰他，白天去做工，人倦心煩，昏昏欲睡，只得又請了一天假。

森林家盡力看護嬰孩。把他抱在懷裏，過了半

夜，但他一點也不提起他的妻在貨物部的工作。

伊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他要伊辭職，但他很狡猾，所以不說什麼！人是怎樣的壞啊，伊恨他，伊甯願自殺，也不願意拖下工作來做“他的奴隸。”

森林家看得很明白，按天然的定律，婦人不能解放伊自己！在現在的情形，他很乖巧，只好不說什麼。

嬰孩生了五月後，自然仍是一樣的麻煩！

怎樣的不幸啊！

但當那種事又開始的時候……

森林家不得不再到女學校授課，現在——伊不做事了。

伊辭職回家，喊道。“現在我做你的奴隸了。”

但伊却做了家主，他將他所賺的錢完全交給伊。他要買雪茄煙，一定要先說上一大套子話，才說到要錢。伊并不拒絕，但他感到不快。伊允許他赴會，却不許他聚餐，更不許和女學生一同種植。他不以為意，因為他甯願和他自己的孩子們玩。

他的同事都很嘲笑他怕老婆；但他只是微笑，

向他們說他很快樂，不管這些，因為他的妻是他很  
甜蜜而有情感的伴侶。

伊在一方說來，伊總說伊僅於是他的奴隸，無  
論他怎樣反過來說，伊是個很安適很享福的一個  
可憐的小女人。

(趙景深譯)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6 9303B

30

1611538

上海图书馆

册数

售價 0.30